

書名 浪史四十回 鈔本
撰者 明 風月軒入玄子 撰
卷 冊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3
編號 D8650900

冊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浪史四十回 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浪史

第一回

雲情傳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風月軒又玄子著

詩曰

紫泉宮殿鎖煙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今腐艸無螢火

終古垂揚有暮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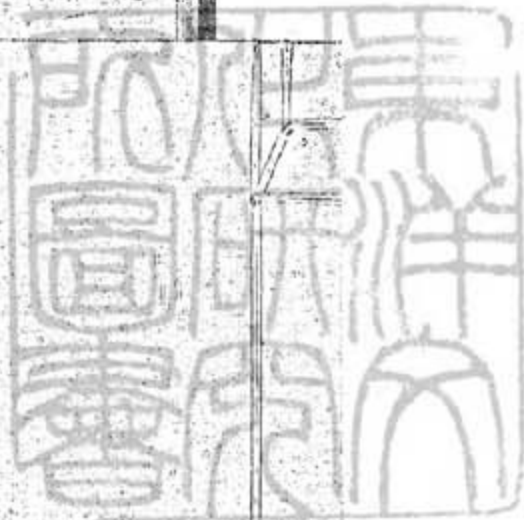
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小說

浪史

自第二十五回
至第二十九回



雙紅堂
小說
93(5)



料 2025-5



第二十五回

這一個白骨將秋

那一個紅雨重春

集唐 七言律

雲暗山橫日欲斜

舞榭粧臺處、遮

黃雀樓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佳人一咲寒珠箔

鴛鴦熟睡曉暗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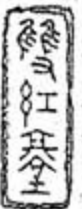
感君恩重許君命

不要秋乘上海槎

却說素秋自得病後、日重一日、浪子欲見不能、悶、

不悅、又自思、道李文妃與素秋、俱是我意中人、俱要

娶他的、如今素秋一病、未能即痊、容緩圖之、李文妃



許久不會、且去走一遭、探聽消息、多少是好、當日浪子漚灣抹角、已到趙大娘門首、却不見趙大娘、立了一回、只見一個小廝出來、却不是趙大娘家裡、浪子道、小哥哥借問一色、你可是趙大娘家裡麼、小廝道、不是趙家、是新遷來的吳家浪子道、趙大娘遷移那裡去了、小廝道、吾們不知浪子快、的走到門首、恰遇了春嬌、便叫道、嬌姐走來、那春嬌見了浪子、帶着笑顏、慌忙走來、一同走到後門去、春嬌道、相公怎久不來、娘、時常在家想哩、浪子道、自從那日得了病、淹

滯了幾個月、方纔得痊、後聞你相公身故、有避嫌疑、故此久涸、春嬌道、主人沒了、正好來往、相公須時常來、此便好、浪子道、趙大娘那裡去了、春嬌道、你還不知、真是踈涸甚了、趙大娘把這女兒嫁了一個富商、領他別處去了、大娘因思這女兒得病身故、浪子聽着、太息不止、不覺流淚沾襟道、不隔幾日、許多變端、物是人非、不覺離黍之悲、春嬌道、不要煩惱、吾去報着娘、却來接相公、春嬌進去、不多時出來、道、請相公進去、浪子便走進去、見這文妃愈覺較好、道、尊府

之變、令人驚駭、欲置吊奠、稍避嫌疑、莫云情薄也、文
妃道、往事休論、你却如何、向久不來、浪子道、一病幾
月、又聞賢夫計、至恐來鄉黨之譏、是以久滯、別無他
意、文妃道、言雖如此、却不想殺了奴也、又道、可有相
事麼、浪子道、前日與姐、已在月下訂盟矣、焉敢復
尋他盟、賢夫不己、且無異心、况賢夫仙逝、耶、本之
變、實天作之合也、文妃笑道、可不傷了心兒、我却被
你智也、少頃房中、排下菓酒、兩個劇飲、談心、文妃道、
吾已決意嫁你了、只恐族人不允、浪子道、這個不打

緊、送些金銀與族長、打了關節、要他立一筆兒、聽憑
改嫁便了、文妃道、庄奩却是怎的、浪子道、吾有一計、
預說丈夫瘞葬、做些功果、存幾萬僧道、把些田庄變
賣、那時却少、用了些、存些細軟物件、預先運去、文
妃道、此計甚妙、兩個說了計多時、不覺天色晚了、文
妃道、今晚同宿不許回去、浪子道、吾也不去、便叫了
鬟徹去、敬饌、兩個說長說短、話到情濃處、就扯到房
裡、脫衣上床、文妃道、這幾日、月經見紅、浪子道、這便
是紅鸞天喜了、文妃把一箇白綾帕兒、鋪在身下、兩

個幹了一回、浪子興兒猖狂、不惜氣力、盡根徹底抽送不已、那文妃幹到酣處、也不顧身命、兩股搦動、只管套上來、幹了三更多次、怡然而洩、坐起身來、只見一個塵柄兒、兩邊白膀兒、一個小腹兒、都染了胭脂色、看這文妃時、只見一件白、的話兒、一個嫩、的小腹兒、一個光、的臀尖兒、也都染了胭脂色、兩個笑了一回、取水淨了、再去看那鋪程時、只見絨單繡褥、白帕藤蓆、數重俱是紅濕透過、文妃道、兀的不是花落水流紅、浪子道、這又不是胭脂埋數重、兩個又

笑了一回、勾頸而睡、聞得鷄鳴、慌忙起來梳洗、兩下含情無限、勉強話別而去、王是

曾往建業城邊過

蔓草寒烟鎖六朝

畢竟後來却又怎計結、且聽下回分解、

或曰監生不死當如之何、浪子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李文妃這冤家、生死不放者也

第二十六回

潘素秋臨死寄真容

梅彥卿遙祭哭情婦

集唐

七言律

夜深悶到戟門邊

却繞行廊又獨眠

明月滿庭池水綠

疎簾相伴宿風烟

同來玩月人何在

風景依稀似去年

閨中只是空相憶

魂歸滇漠魄歸泉

話說浪子一日在路上走過、忽有人叫道、相公那裡去、回頭轉來、打一看時、不是別個、却是錢婆與這素秋侍女、道正沒尋相公處理、却好在此過着、浪子道、有甚言語、姐、可曾好麼、婆子道、且到相公家裡說、話者、三人即便走到家裡、三個坐定、只見婆子拿一

十幅畫兒、道是娘子自家描寫的真容、特地將來送與相公、叫相公收藏好者、浪子接過看時、却與素秋一般的、比着舊時更覺清媚、帶着病容、執一枝紅杏花、看着一雙飛燕、上面有絕句、道

為郎憔悴意誰灰、

懶看雙、燕子飛、

自古佳人多薄命、

一枝紅杏又相違、

筆法清麗可愛、浪子看罷、道、委實好像又好絕句、但似永訣之辭、這是怎的、兩個道、相公不知、自那日與相公分別、便成此病、不覺日沉一日、忽一日打個鏡

見一照不覺淚下道、這般模樣、怎好陪着梅郎也、却
便悲哀不止、那時還思陪着相公哩、隔了一日、不覺
病軀越重、自嘆道、吾不能勾見着梅郎也、便討描筆
兒、對着鏡子、畫這像兒、又自題這四句、叫吾送與郎
君于此永訣、叫郎君收藏、時常展看、猶如看妾也、浪
子聞言、淚如湧泉道、不想一別便是如此、不知可得
一見否、兩個道、親戚盈門、人眼裏多、那裡去得、浪子
便放聲大哭、這兩個也自流淚不止、停了一回、各自
分別、却說兩個回家、私自回覆素秋道、畫兒已與梅

相公收訖、梅相公道、自從一別、不想便是如此、他又
欲團一見、我說見不得了、他便放聲大哭、吾每各自
散了、素秋聞言、不勝悲哀、流淚漣、扼腕而死、臨死
對着親戚道、吾這金簪、是吾平日所愛的、入棺特節
將此簪為殉、親戚也共依他殯斂、不題、計至浪子挂
着真容、備祭遙奠、大哭一回、方纔收了、問、不不悅
在家排遣不題、一日只見春嬌走來、浪子道、你來必
有緣故、春嬌道、娘、叫我對相公說、族長處已打了
關節、叫相公到晚領人搬運物件、浪子道、吾埋會了、

春嬌便歸去、當晚浪子領着數人、將細軟物件、盡數
搬回、明日叫人到族長處、求親就送二百錠銀子、與
族長、族長受了銀子、即便快活、道這節事、有吾在內、
一力保成、媒人回覆浪子、浪子揀擇吉日、納了聘禮、
家中沒有好臥房、便叫匠工、動作費着幾萬緡、別造
個好宅第、假山石池、樓臺亭榭、室中奇物、無有不備、
賽過王侯禁院、又買十個絕色女子、做侍婢、那十個
女子名甚道、

竦烟

輕霞

瓊

如雲

可人

妙人

僊僊

庭桂

楚玉

盈

不一日娶這文妃歸了、文妃又帶着八個了鬟、這八
個了鬟、名甚道、

倩可

冉

風動

春嬌

奚兒

玉壽

媛妹

清揚

文妃父母、又添着許多庄奩、王監生家中物件、族長
作主、也都送來、當下浪子喜、歡、打扮作新郎也、
正是

留連戲蝶時、舞

自在嬌鶯恰、啼

畢竟後來却又怎生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又去子曰死的自死活的自活但不知浪子何以
謝素秋耳雖然數世之後猶諄、再三掩其墳墓
則浪子少緣法耳誠非無情者

第二十七回

李文妃重婚嬌媚

梅彥卿愁饒佳人

集唐 五言律

風暖鳥敲碎

日高花影重

屏開金孔雀

褥隱繡芙蓉

門闌多喜色

女婿近乘龍

明酒日歡會

千歲此時逢

話說當下兩個成婚這些親戚各自散訖兩個在房
中歇息浪子道姐、前日途中相遇就與你幹一回
也自難得如今却做了夫妻這的不是弄假成真了
文妃道此乃天緣實非偶然浪子道你這話兒已被
吾弄熟了今日做新人也要換一個新可將後面要
子一回文妃皺着眉頭道這個却難後門比着前門
小幾分你的比着別的大幾分一丈一小相形之下

可不弄壞了、浪子道、顧你不得、文妃便跪着哀告道、
千萬饒我、我有一法兒在此、浪子帶着笑臉扶起道、
心肝、有甚法兒、文妃道、吾摸着身兒、把臀尖兒聳起、
你便爬上來、如龍陽一般、將柄兒斜揸毡裡去、你在
右一般耍子、可不是好、浪子道、便依着你、只見文妃
光、的聳起臀尖、雙膝倒豎、循而下之、便露嬌、的
話兒、浪子着了興、將柄兒望牝口揸進、抽了一會、約
摸有一更時分、這婦人把臀兒不住的推動、那浪子
又抽了一千多回、自覺難過、毡便來了、文妃道、你便

畫興、我却不畫興、還要迎面幹一會兒、浪子道、吾却
硬不起、文妃笑吟、的將柄兒上帶出來的精兒、都
含吮吃了、又將龜頭含在口中、含硬了、挨進牝戶、着
實重抽、那婦人正在興動、被這浪子抽得有趣、將雙
臂勾住浪子頸項、着實亂銷、浪子氣也不得定、畫數
抽了二三千回、毡又來了、文妃快活道、心肝、吾兩個
今日做了夫妻、便是日、夜、耍子、不去擔驚受怕
了、浪子道、正是日夜與你快活了、當下兩個睡了一
夜無辭、次日起身梳洗畢、親友俱來慶賀、浪子也設

寡相款、鬧了幾日不題、話說家裡陸妹浪子十分愛他、因此叫他房後小、室裡臥着、將他當做侍妾一般、那文妃是愛風月的、一則愛了浪子、二則見這陸妹生得標致、也自愛他、因此不禁、說這小臥房、與這大房、止間得一重榻子、但是文妃與浪子耍弄、陸妹便在間壁偷看、浪子與陸妹耍弄、文妃也便側耳聽他、陸妹耍弄文妃、又恐文妃不肯、反惹禍端、文妃要與陸妹耍子、又碍着浪子、兩下都有意、兩下都不敢說、正是

一度相思一惆悵

水寒烟澹落花前

畢竟後來他兩個有甚言語、沒甚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有步氏水氏者、兩姓相好、為刎頸之交、步悅水之妻、然魚以入也、乃誘其妻與水通而已、佯為不知、一夕乘水氏在寢、而歸以挾之曰、吾兩人情如兄弟、今而行若此、面目將安置之、雖然吾終不以一婦人傷舊日之雅、但使吾為爾、以成通家之好、不亦美乎、水既感其德、復欲永其誼、遂應之曰、然亦

誘其妻與步通焉、噫此二人者、互有所利也、浪子與陸妹、是耶非耶、

第二十八回

梅彥卿開門揖盜

陸陶兒暗裡偷窺

集唐

五言律

玉樹春歸日

飛、蜂蝶多

承恩恣歡賞

喜色又相過

咲出花間語

嬌來竹下歌

莫教明月去

留着醉嫦娥



話說浪子一夜對着文妃道、吾去陸妹房裡去便來、文妃道、你去便去、不要被他人美傷了、浪子道、不打緊、浪子抽身便走出、那文妃便側耳聽着、說浪子走到房裡來、只見陸妹正脫得赤剝了、上床睡者、浪子見他雪白樣好個身兒、雪白樣好個柄兒、雪白樣好個臀兒、十分興動、塵柄直豎道、你便仰面睡下、如婦人一般的幹你、却不有趣、當下陸妹仰面睡下、豎起雙股、超在臂上、將塵柄投進去、鬧了一會、浪子道、好快活、好有趣、引得陸妹這柄兒、也是根、的、精水微流

道相公如今有了貴人、陸妹不足數了、浪子正在興
動、便道他終是女人滋味、陸妹道相公不夢不知足、
這個強似男風的滋味哩、浪子道你那裡曉得、陸妹
道甚的看不出、浪子快活道、委實這個話見比你遠
緊一分哩、當下陸妹話到興動、精水即便直流、浪子
見他模樣十分愛惜道、吾兩個熱鬧、你這裡可聽得
些風殺兒麼、陸妹假道、沒有甚麼、浪子懇問道、你
委實聽得也不聽得、陸妹纔說道、也有些浪子道、你
可瞧一瞧麼、陸妹道、你兩個是貴人、我便是走從的、

怎敢瞧着、浪子道、他是吾妻、你是吾妾、瞧也不妨、你
這個好模樣、就要幹他、吾也捨得與你、陸妹佯驚道、
相公怎說這話、見陸妹萬死猶生、浪子道、難道你不
動興、不愛他、陸妹道、縱使愛他、縱使動興、也是沒用、
浪子道、吾便與你一次、陸妹道、感承相公美意、只是
貴人不肯、反惹禍端、浪子道、只是這般便了、兩個一
頭說、一頭幹、才才卜卜的鬧了一會、浪子洩了、起身
便走上房來、說那文妃側耳而聽、只聽得唧、噥、
唧、呀、也便動興、但不知兩個說甚的言語、想道、

不過說些風流話兒便了、又想道這個陸妹、但見其
模樣標致、不知話兒是怎的、想了一會、只見浪子拖
着粗、長、的塵柄、滿柄滑潤、文妃見了一把扯住、
含在口中、吃嚼一回、道你兩個幹了許多時、又說甚
的話兒、浪子捧住文妃道、心肝、你問吾怎的、吾自別
了姐、走到下房去、只見他正脫衣上床、吾見他遍
身雪白、如婦人家一般的可愛、便十分興動、叫他迎
面、將雙膝勾在臂上、插這東西進去、他也動興、
一張卵兒硬着、不住的動、精水直流、吾道你這卵兒、

只少一個婦人幹、因此兩個戲了一回、文妃道、他
這卵兒怎的模樣、浪子道、他的小吾一分、却會運氣、
如運了氣、便大吾一分、吾也不知、一日說話裡、他道
吾會運氣、運了氣、便比相公的、更大一分、把婦人牝
戶脹滿、通宵不倒、幹得婦人死活不過、哩、文妃道、却
又強如你了、浪子道、真個強如我了、心肝、你這龜兒
等他幹一幹、只恐你快活死了、文妃着了興、便閉着
眼道、不許說了、吾兩個自弄一會者、那塵柄也自硬
起、送進去、恨命抽迭、當下文妃快活、難過、不覺的道、

陸妹好兒子，能得老娘好快活哩。浪子只做不知，抽送不止，抽了四千多回，便覺精來疾忙，抽出道，吾去吹滅燈火來也。浪子起身吹滅燈火，走將下房去，換着陸妹上來。文妃道：心肝，吾熬不得了，快些安進去。陸妹故意延緩不肯，便進引得文妃沒搔痒處，反覆哀求，直個好光景也呵。正是

雲雨今歸何處去

黃鸝飛上海棠花

畢竟這回怎生計結，且聽下回分解。

暗裡偷闌書，陸妹以此奉梅生，今梅生亦以此作

答耶笑笑

第二十九回

閨兒大鬧繡金帳

文妃十面用埋伏

集唐

五言律二

入夜秋砧動

千穀起四隣

鳥啼花又笑

驚動洛陽人

御柳垂着水

花暗竹房春

年華已可樂

高興復留人

話說當下文妃急切欲進，陸妹故意不進。文妃道：浪

子你真個雷難我麼、陸妹也不做穀望內一送盡力、抽迭兩邊、越弄越緊、你道這是怎的、這是運氣之故、所以塵柄越弄越大、牝戶更覺緊塞也、當下文妃快活難言、但將身軀迎套不止而已、又鬧了許多時、身軀也不能勾動了、陰精溜滑風穀如行泥淖中、少頃只見文妃忽然又將陸妹綰定、道好陸妹、陸妹、好心肝、陸妹也便為道、好心肝、吾便是陸妹、文妃聽着陸妹歡喜、肚裡也道是陸妹、却又只當不知道、你不要假騙着我、只管罷便了、口中便恁他說、那知心裡越

覺動興、又癱了手、是只憑陸妹奈何了、當下兩個幹到四更時分、陸妹方纔倒了旗鎗、文妃道、心用你若再一會兒不定這條性命、准、的送壞也、正恁地說、只見浪子道、陸妹好塵、文妃道、具王伯吾道是你那知真個是陸妹、你怎的來智我也、今教我如何做人、浪子道、陸妹便是我毒、你便是吾正夫人、三人俱是骨肉、有甚做人不起、文妃道、這不是婦人家規矩、你恁地却不怪我、浪子道、你便恁地容我、放這個小老婆、我怎不容你尋一個小老公、文妃笑道、這是你尋

來的不是我尋來者、事已如此、悔之無益、只是後次
再不許了、浪子道、一次兩次、也不拘了、只憑你兩個
便了、文妃道、難得心肝好、意見陸妹道、只是賤人沒
福、文妃道、你也不要謙了、浪子道、今夜吾三人同牧
一榻、你便中間、吾與陸妹睡在兩下、文妃道、如今兩
個都是我心肝了、也不要叫他、陸妹不好相叫、浪子
道、叫他、閏哥便了、文妃道、怎的叫他、閏哥、浪子道、閏
如閏月之閏、十二個月、又增却一個月、便叫閏月、吾
夫妻兩人、又增一人、這不是閏哥、文妃道、妙、妹者

美婦之稱也、詩云、彼妹者、子無非替美之詞、閏哥、手
後如美婦人、這名兒、真不在也、雖然陸妹之名、起自
閏哥一人、閏哥之名、已含吾三人、觀名思義、豈不美
哉、閏哥、閏哥、你這名兒、可好麼、閏兒道、甚好、浪子道、
閏哥、你今便稱嫂、稱吾哥、便了、閏哥應允、三個
同睡了一夜、無辭、自後三人、同坐同食、不拘名分、那
文妃是二十一歲的女子、閏兒是十七歲的舍子、浪
子又是二十歲的花子、怎的不喜風流也、這文妃
十分愛閏哥、一日將閏哥、柄兒、含弄、這閏兒、熬當不

起、陽精便洩、文妃都吃啞乾了、又去弄他、閨哥却又洩了、文妃却又吃了、如此不計其數、這閨哥是年少後生、文妃時常服其精華、顏色日漸嬌媚、但是交戰之際、文妃却便輸了、一日與浪子道、專怪閨哥不能即洩、我定一個十百埋伏計、定要決個輸贏、浪子道、怎麼叫做十百埋伏計、文妃道、他會運氣、不過一時、吾把幾個戰他、他便輸了、浪子道、此計大妙、當夜浪子對着文妃道、姐、吾兩個耍一回可不好也、文妃帶着做、笑顏道、心肝、只依你便了、當下陸妹也在

床上、文妃就坐陸妹懷裡、浪子扶起文妃、兩股將塵柄投入牝戶、送到根底、又抽出去、抽將出來、又送進去、引得陸妹春興勃發、塵柄直緊狠、的跳動他兩個、鬧了一會、却纔洩了、文妃對着陸妹道、閨哥吾要與你美一會、却一時沒有氣力、是怎的、即將塵柄摩弄一回、含吃一回、惹得陽精直滑、文妃即便叨了、又去含弄、這塵柄却又硬起、文妃道、心肝、吾十分愛你、却無氣力、春嬌你可代吾一次、陸妹正無洩興處、便與春嬌顛弄、這春嬌是久曠的、又見一會風月事也。

便十分動興、這陸妹將春嬌洩興、又不顧性命、兩個翻來覆去、便是驚天動地、鬧了一更多次、精便來了、却纔完局、文妃身邊立着一個小了鬟、却是小雪、文妃道、小雪你與閩哥弄一回、那小雪却與陸妹有一首的、他却故意推托道、着人啫、的、怎的好弄這椿事也、文妃却罵了兩色、小雪方纔脫衣睡在小、涼床上、招着陸妹、陸妹見這小雪是舊相識、在那裡騷的招手却又動興、即將小雪綰定、兩個翻江攪海、便以二虎相爭噫、文妃不猶莊子之搏虎、而徐俊其

怠者乎、當下兩個鬧了許多時、陸妹愈加猖狂、不顧身命、正是

愛賭不顧身貧

貪花死也甘心

畢竟當下兩個怎生計較、且聽下回分解、

又玄子曰、陸妹這畜生、便是浪子私情報應、一商與一妓相得甚妓、亦願托終身、有死無二、如李亞仙而商人則囊無儲蓄、如鄭元和、益老亦無以處也、迺從容為商人謀、商人曰、吾有婦色、頗艷、願以易之、可乎、益老應允、商人遂盛其衣服而歸、給其

婦曰、吾賈販得數倍、今有舟數十同往監視、幸毋
辭、婦喜便往、至一舟、遂失其夫、問之舟人、有一人
從後而前、揖曰、爾夫已將子貨予矣、舟疾如飛、物
號哭不能禁、至其家、強之獻、咲不從、遂撻之、身無
完膚、閱數月復強之、不得已與客同飲、客疑其顏
色有異、詰其故、遂告之實、客大淚曰、爾吾妹也、遠
客二十年而歸、不見尔夫婦、孰知有此異事、遂
訖之官、乃得歸噫、此異事也、今見浪子與陸妹故
事、逆并記之



篆書印文：王孫子孫